

210.54 M 985a K

赤穂義人録
補正

国立国会
26.9.10
図書館

245226

官許

明治五年壬申孟春

老足菴藏版

大石良雄

汝良雄等。固執主從之義。復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奮興起。朕深嘉賞焉。今幸東京。因遣使權辨事。藤原獻。吊汝等之墓。且賜金幣。

宣

明治元年戊辰十月五日

是為忠魂慰吊。所賜義士之

宣旨也。且加賜金貨三千匹。以為香花之資焉。冀拜載之補正編中。則義士芳名傳世之慶幸也乎。但從老兄之取舍焉。

泉岳寺住泰然

赤穂義人録補正刻既成。因寄納一本於東京泉岳寺。其寺主泰然禪師恭騰寫是

宣旨。以見示焉。惟恐懼拜讀。不勝感泣。敬服禪師之懇諭。乃謹而拜載于此。因附以其來書云。

國枝惟然謹識

赤穗義人錄補正序

酒

赤穗君歿國除而其仇完然如故。為之臣者豈可忍哉。然當此際。敢抗幕使。戰歿於城中乎。則其志雖可憫也。其迹涉叛賊。故大石氏及諸士。能忍不可忍。謹致其城。懇。上書請後社稷。既而幕府不報。於是結盟謀復仇。其心至誠惻怛。非出於一朝憤怒矯激之餘。是以感天地鬼神。

得之冥助。以成其志。其忠節亘古今貫日月。使人聞其風。興起於數百歲之下。何其偉也。然非器宇宏深。識度卓絕。坦然而履道不終。如大石氏者。為之統馭。或不能如此。當時鳩築室氏。記載其事蹟。題曰義人錄。余常謂曰。彝倫之道。悉具在於此。凡為士者。通是書。則足。及覆熟讀。且年於此。顧其書。殆頗覺。且。脫誤謬。於是旁考。

諸書。益取確證。以若是篇。極知僭越。各所逃罪。然於名教。未必每小裨益也。

明治五年。歲在壬申。春三月。尾張國。枝惟熙書。

於老豆菴。時年七十又七。



凡例

一 赤穂義人ノ事蹟ヲ記セル者。是録ト報警録トヲ以テ。確據ノ書ト爲ス。然ニ報警録ハ。俗傳ヲ避ルヲ以テ。其記セルト甚ダ簡ナリ。故ニ憾ラクハ。其事情ヲ詳ニ知リ難シ。是録ハ。片言隻事ヲモ採摭シ。粲然トシテ章ヲ成ス。當時ニ在テ親シク其情状ヲ觀ガ如シ。又諸士ノ言行ヲ論評スルト明確ナリ。讀者ヲシテ頑惰ヲ興起セシム。勤タリト謂ベシ。因テ其遺意ヲ繼テ。是ヲ世ニ公ニセントス。但シ細故ニ涉リテハ。誤傳ヲ參ヘザルト能ハズ。又遺脱無シトセズ。惜ムベシ。是余淺陋ヲ忘レテ。諸書ヲ研究シ。敢テ補正ヲ加ル所以ナリ。

一 録中名爵ノ稱謂ニ。幕府ヲ朝廷ト稱スル類。或ハ漢文ヲ華言トナス。

皆濫ト謂ベシ。蓋シ當時ノ風習ニシテ。碩學鴻儒ト雖モ其弊ヲ傳フ。今ニシテ本文ヲ改ム可ニ非ズ。讀者隨處ニ意ヲ用テ觀ルベシ。
一職名。及ビ詠歌等ヲ。漢文ニ譯シテ。每條ニ註脚ヲ下シ。又ハ里程ヲ漢土ニ倣ヘリ。皆迂ナルニ似タリ。今復タ是ヲ改メズ。彼此相照サハ其實ヲ知ルベシ。

一諸士ノ手書等ヲ漢文ニ譯シ。詩章ヲ斧正スル等。文飾ヲ添フト雖モ。情實ヲ隔ツル丁ヲ憾ム。故ニ其原文ヲ取テ。每條ニ附ス。

一諸士ノ事狀ヲ記セルニ。漢土ノ故事ヲ用ル者。必シモ其人ノ口ヨリ出セル言辭ニ非ズシテ。其意ヲ形容スル者アリ。故ニ故事アル毎ニ。上層ニ註脚ヲ出ス。觀者本意ヲ誤ツ丁ナカレ。

一吉良義央ヲ。諸書ニ義英ニ作ル。然ニ東京牛込萬松院。吉良氏ノ墓ニ前上野介源義央朝臣ト刻ス。是ニ據ハ英ハ誤ト知ベシ。報讐録ニ義周ヲ義固トシ。長廣ヲ長好トス。皆孰力是ナラン。大學頭ヲ。諸書ミナ單ニ大學ト書ス。蓋シ長廣イマダ官ニ任ゼズ。頭ハ誤ナラン。

一諸士姓名ノ訓ニ唱ヘカタキ者。俗本ニ因テ其傍訓ヲ施セドモ誤リ有ベシ。敢テ臆度ヲ加ヘズ。識者ノ垂示ヲ俟ツ

一補正ニ據ル所ノ各書。直ニ其原文ヲ書スル丁ハ筆者ノ意致ヲ傳ル丁ヲ欲シテナリ。冗長ヲ畧取スルモ。專ニ其本意ヲ要トス

一本文ト傳ヲ異ニスル諸説ハ。上層ニ是ヲ附載シテ必ルモ一々ニ論辨ヲ加ヘズ。彼此ヲ相照サバ。其實ヲ詳ニスベシ。又同説ヲ出セル者

ハ。其事蹟ノ明確ヲ證スルナリ。

一義人ノ事蹟ヲ傳ル者。介石記。義臣傳等。ミナ詳悉ト謂ベシ。然レドモ

猶俗傳ヲ參ヘテ。必シモ信ズベカラザル者アリ。幸ニシテ義人ノ手

録。又當時ニ關係セシ人ノ自記等。世ニ存ス。是必ズ據ベキノ書ナリ。

左ニ載列ス。今是録ヲ補正スル者。多ハ是等ニ確證ヲ取レリ。

武庸筆記

梶川筆記

赤穂書翰

重勝聞書

堀部武庸。東都ニ在テ。國難ノ日。赤穂ニ赴キ。又東都ニ
歸テ。復讐ノ密謀ヲ。京師大石等ヘ往復セシ書簡ナリ。
梶川頼照。與三兵衛ト稱ス。内匠頭ヲ殿中
ニテ抱止タル人ナリ。其人ノ手録ナリ。
寶曆年間。京師七尺堂。富竹ト云者録ス。當時山村才次郎
寺井玄溪ノ熟友ナルヲ以テ。大石氏等ノ書翰ヲ輯録セ
シヲ。富竹コレヲ
又轉寫スト云。
重勝。堀内傳右衛門ト稱ス。細川侯ノ家士ナリ。義人
ヲ警衛セシトニ感激シ。其接話ヲ記セシ書ナリ。

寺坂談

寺坂劣孫覺書

赤穂實錄

東氏記錄

堀部妙海尼談

赤城盟傳畧

信行筆記

寺坂信行。老後。吉田兼亮ノ姻家。伊藤十郎太夫ニ。當時
ノ事狀ヲ談リタルヲ。十郎太夫。記錄シタル書ナリ。

寺坂信行。其人家ノ記錄ヲ集メシ書ナリ。

享保丙申歲。湖南松田直行錄。自序云。頃間。憑泉岳寺。天鶴
長老。與寺坂信行者談。及赤穂之事。信行為余稱之詳悉。然

余無子。長筆舌之才。如何作乎哉。於是
取其奮冊。而點汚而已。其事豈妄也。

元禄十六年。水野家塾師。東守拙識ス。是書赤
穂國難ノ始末。義士復讐ノ事實ヲ詳ニ記ス。

○右九部ノ記錄。伴信友。是ヲ取リ。輯テ
篠山ノ家士。佐治為綱ナル者。妙海禪尼ニ就テ。親シ
ク聞ケル所ノ義人ノ始末ヲ詳ニ記セシ書ナリ。

一叢書ト為シ。題シテ義士流芳ト云。
義士復讐ニ及テ。前原宗房。國難ノ本末ヲ記シ。神崎則
休。遁亡不義士ノ姓名ヲ分註ニ詳記シ。後世人臣ノ戒

ト為ス。木村貞
行。跋文ヲ録ス。

寺坂信行。藝州ヨリ帰テ後。羽田。拓植。二氏ノ
為ニ。午歲正月以後。履歷セシ事迹ヲ記セリ。

重共筆記

重共。多門傳八郎ト稱ス。幕府少監察ニシテ。内匠頭ニ充
テ賜ヒシ事件ニ關リタル人ナリ。感慨義氣ヲ以テ。廷争
ラ記セシ書ナリ。

烈士報讐録

三宅觀瀾。義士報讐ノ實迹ヲ。大石氏ノ親故。良丸。
玄溪等ニ質問シテ。此書ヲ著シ。以テ世教ニ益ス。

赤穂四十七士傳

青山氏。諸書ニ確證ヲ索テ是ヲ著ス。其記セ
ルヲ。簡ニシテ要ヲ取レリ。觀ヘキノ書ナリ。

右諸編ノ外。淺見網齋ノ。忠士記。栗山潛鋒ノ。忠義碑等。諸儒著述ノ本意。
皆名教ヲ補益スルニアリ。俗傳ノ謾リニ義人ノ功名奇迹ヲ潤色シ
テ。徒ニ談話ニ供スル者ト。豈ニ日ヲ同シテ論ズ可シヤ。鳩巢ノ本意
固ヨリ此ニアリ。庶幾ハ是録ヲ觀者。匆々ニ看過スルヲナク。熟讀玩
味セバ。君臣ノ大義ハ言フモ更ナリ。良金忠雄等ノ父母ニ於ル。秀和
ノ閨門ニ於ル。其他各々。兄弟朋友ノ際。人ヲシテ感激セシムル者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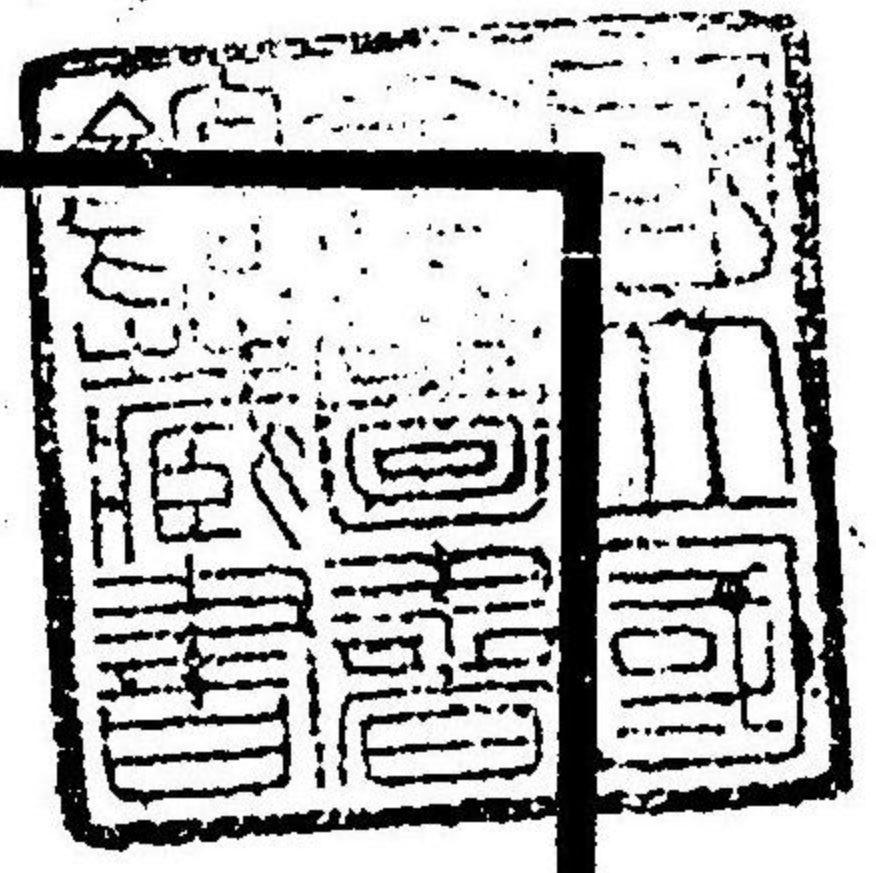
リ。其情状ヲ。平常ノ躬行ニ體認セバ。本然ノ正氣ヲ活發シテ。彝倫ノ
大道ニ進ムト有ン。若シ徒ニ復讐ノ偉迹ノミヲ讚歎シテ。是ヲ自己
ニ求メズンバ。安ンゾ是録ヲ讀ム者ト謂フ可シ哉。

鳩巢室氏小傳

鳩巢室氏。名ハ直清。字ハ師禮。一字ハ汝玉。滄浪ト號ス。通名新助ト稱
ス。加賀ニ在シ日。某氏ノ廢屋ヲ買テ住ケル時。自ラ記ヲ作テ鳩巢ト
號ス。詩ニ謂ハユル。鵲巢鳩居ノ意ニ取ルナリ。駿臺ノ號ハ。東都ニ在
テ賜ヘル所ノ。第宅ノ地名ニ因レリ。其先ハ備中英賀郡ノ人。故ニ郷
里ヲ舉ル毎ニ。英賀ヲ稱セリ。京師ニ遊ビ。木下順菴ノ門ニ入テ。新井
白石。雨森芳洲。祇園南海ト友タリ。世ニ水門ノ四傑ト稱ス。文昭公ニ

徵擢セラレテ。殿中侍講トナル。旨ヲ奉シテ。五倫五常名義。六諭大意ヲ撰ス。卒スル時七十又七。文名一時ニ藉々タリ。著述ノ書。治教ニ關ル者。十數部アリ。皆世ニ行ハル。

國枝惟熙識



與村脩運。字子復。號天游。小谷。繼成。字勉善。石黒。知幾。字慎微。皆鳩巢門人也。

△理義云々。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孤竹二子。史記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

赤穂義人錄序

時秋積雨新霽。戶外履聲鏗然。出而迎之。則與子復。谷勉善。及石慎微也。於是出義人錄。相與讀之。讀罷。繼之以泣。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嗟理義之悅人心。嘆孟氏之不我欺。慎微曰。赤穂諸士。朝廷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其行。並以義人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私議非公法乎。勉善曰。不然。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紂。而身拒兵於馬前。今赤穂諸子。不聽朝廷之赦義兵。而衆報仇於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

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
△求仁得仁。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
△舍生取義。孟子生又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國家之盛也。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為非武王。義諸士者。獨以為非朝廷邪。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于家。而不能使諸士免法吏之議。命也夫。三子者。皆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是錄者。
日東元祿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儉齋。

昌言。字士俞。號奚疑。又號遜軒。加賀人。

△弗與共戴天。禮記曲禮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云々。○君父並書者。見于朱氏對孝宗語中。

惟熙按。或者蓋指太宰純。四十六士論也。佐藤直方。亦駁復讐之舉。要之。其論皆僻陋。是錄卓然。題以義人。可謂爽快也矣。又按。報讐錄與是錄。全同意旨矣。因取其跋文。以附于此。
我我所天。之謂讐。而長年之舉。私忿也。不敬之坐。公法也。以私忿而死。公法。非有能操戈刺。又主使。而陰中之者。而然。良雄。其將不知所施。而必濟不遂之意。

跋赤穗義人錄

大地昌言

原本。附以跋文十數篇。與子復等所撰也。今畧之。但是一篇。最詳鳩巢著述之意矣。因提之卷首。以令讀者知悉其意。

赤穗義人錄既成。或疑良雄等。於吉良義央。實非不共戴天之讐。禮所謂弗與共戴天者。君父為人所殺。而為之臣子者。謂其人。為君父之讐。是也。今赤穗侯。以私怨。戮義央於朝不克。而朝廷以法殺侯。是殺侯者。朝廷也。非義央也。而赤穗群臣。謂義央。為君之讐。其於禮為當耶。朝廷以赤穗侯有罪而殺之。以義央無罪而赦之。一殺一赦。皆法也。法其可讐乎。且朝廷。

償單死之怨。以與我主同科。並誅而後已。為者何邪。分然爾。安容已。唯其不容已。斯與義英。正不戴天之名矣。若夫佑抑予奪。有司之所當論定。乃結徒持兵。震驚城府。擅相誣斥。仇殺抗上之罪。足可數。則錮之。流之。市斬之。門誅之。亦皆法之所當然。而我之所不得而料耳。此蓋良雄之所以為心。觀之遺言。晰然可見。而致誠之道。靡缺而奉法之敬。未嘗不存。委命於公議。而取安乎心理。終始曲盡。後容有餘者。固非夫。在々好氣。決激諸一旦。而為之比也。予恐世所記淺。根不足傳也。輯以為編。傳聞之際。未免錯脫者。付之

君也。赤穗侯。臣也。以君誅臣。罪有不當。而其子弟以君為讐。大亂之道也。况赤穗侯。不為無罪。朝廷殺之。未必不當者乎。良雄等。乃讐朝廷之法。殺義央。以洩其怒。自以為報。不共戴天之讐。而先生之錄。亦從而然之。無乃不可乎。昌言謂。義央廷辱赤穗侯。而使侯蓄怨積怒。寧與之死而不悔。其為仇也。孰大焉。而良雄等。以赤穗臣子。視義央。為不共戴天之讐。雖與禮之所指者有異。然推類而通之。亦殆無不可者。先生何為遷而易之。至其謂良雄等讐朝廷之法。則不然。朝廷殺赤穗侯。非私義央也。以誅有罪也。良雄等殺

後日訂補。武人之成風。五百年于今矣。涵濡淬礪之餘。卒待四十有六人。以戮沛乎。江河率去。赫乎。日星並縣。自舉事之始。海內竦乎。若有震而至。伏又之夕。愕乎。亦若有喪焉。則其聲烈輝英之所流及。豈無復併讀此編者。扼腕三歎。繼之涕泗交下。以風勵乎。千載之下也哉。綱常之道。罔墜。而忠義之靈不朽。三宅緝明識。

義央。非讐朝廷也。以復君讐也。夫誅有罪。人主之法也。復君讐。人臣之義也。上執法。而不禁人臣之義。則其為法也公矣。下守義。而不拒人主之法。則其為義也至矣。法之公。義之至。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觀良雄等聞變之日。奉命去國。及仇讐已報。釋兵歸罪。其不讐朝廷。而拒人主之法也。章々明矣。至於周旋以禮。進退以誼。恭敬辭遜。至死不變。雖篤學君子。亦何以過之。先生於是。極意形容。曲盡其妙。其亦深有取於斯乎。而其所以述作之本意。則猶有可得而論者。方先生草創此錄之時。昌言常侍其側。與聞述作之意。

△孔子贊易刪詩魯史楚辭桓文屈原等事跡皆詳于史記

矣。昔孔子贊易刪詩而魯史之作出於其時焉。朱子解經脩禮而楚辭之註成於其間焉。夫桓文衰周之霸主也。屈原戰國之孤臣也。而彼大聖賢者或切々於征伐之迹。託意簡牘之書。或眷々於懷汝之悲。潛思詞賦之篇。得無感之然乎。蓋周之東也。諸侯僭恣。夷狄亂華。而天下無尊周之君。則桓文之功。宜可錄也。宋之南也。姦邪用事。廟社陷虜。而朝廷無憂國之臣。則屈原之忠。宜可傳也。今赤穗之士。偏國之微者也。然近世以來。風俗日衰。士大夫徃々皆為苟偷懷祿之徒。而四十七人者。義氣凜々。有不可犯之色。又

安得不錄以傳之乎。嗚呼。先生亦有感也歟。先生嘗謂昌言曰。吾材朽。行不脩。何敢身擬聖賢之所為。然其志在立名教正風俗。以倣古聖賢之遺意云爾。則其庶幾乎此義人錄之微意也。後之讀是錄者。徒愛事迹之卓偉。鋪叙之詳贍。而例以稗史小說之書視之。可謂不善讀者矣。寶永六年歲次己丑五月日。甥昌言百拜謹書。

又

鳩巢先生義人錄。甫成於元祿癸未之冬。當時已有寫而傳之人間者。其後先生稍得東都異聞。覺

錄中頗失事實。及有遺漏。乃欲更補修之。以多事應對。久之不暇。及是歲之夏。先生重就初稿。三四校定。或補。或刪。踰月乃就。因使知舊門人。著文若詩而贊之。於是諸君及昌言之徒。各以其所撰來進。先生手取諸篇。熟玩之。逐次改置更張。辭有不達者。足之。文有傷冗者。除之。變俗為雅。鍊麤為精。至於文理條達。各極其趣。乃已。昌言在傍。蒐輯而錄之。請先生繫之卷後。則先生復取而讀之。已。謂昌言曰。吾觀汝曹述義人之志。其言則美矣。然言美而行不副焉。則君子恥之。盍復思所以副其言

者乎。自古忠義之士。雖見於遇變之後。然豫以平常之素卜之。百無一失也。夫死生亦大矣。士而執志。臨死生之間而不變。惟平常有持守之素者。能之。故觀之於平常之素。有能不以利害奪守者。其臨變必不以存亡易慮。有能不以內外改度者。其臨變必不以盛衰貳心。今夫小人。平居溺志聲色。日夜宴安是圖。而公然自偽君子之行。外欲以容貌言語取之。此其喪守於內。為欺於外。孔子所謂穿窬之盜者。而曰。我有能守節於危難之間。則吾不信也。今吾使汝曹與先輩諸君。列名是錄之後。

△穿窬之盜。論語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者。豈獨昌大義人之事云爾。亦欲汝曹以此奮勵
 激昂於平生。以立其志。慎其行。常以小人為戒也。
 若其徒樂口道忠義之說。而志行與之背馳。豈獨
 為同學之辱。抑亦義人之罪人也。汝曹其念之。昌
 言。謹奉其言。以白奧村。青地。小谷。諸君。諸君亦深
 以先生之言為然。乃退而書之於此。以與同學之
 士守之。寶永己丑。七月十五日。甥昌言謹識。

赤穂實錄 内匠以殿。四代の祖。彈
 正忠長。以多。大岡家の人。以多。

權現様へ奉公。以多。控成様。
 台徳院様。以多。代。以多。以多。
 其徳。安。守。殿。の家。以多。
 与。控。成。様。大。御。院。様。以多。以多。以多。
 尊。以多。以多。

彈正忠長。以多。以多。長重。以多。
 初。少。の。以多。控。成。様。以多。以多。以多。
 父。彈。正。忠。長。居。居。領。以多。以多。以多。
 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
 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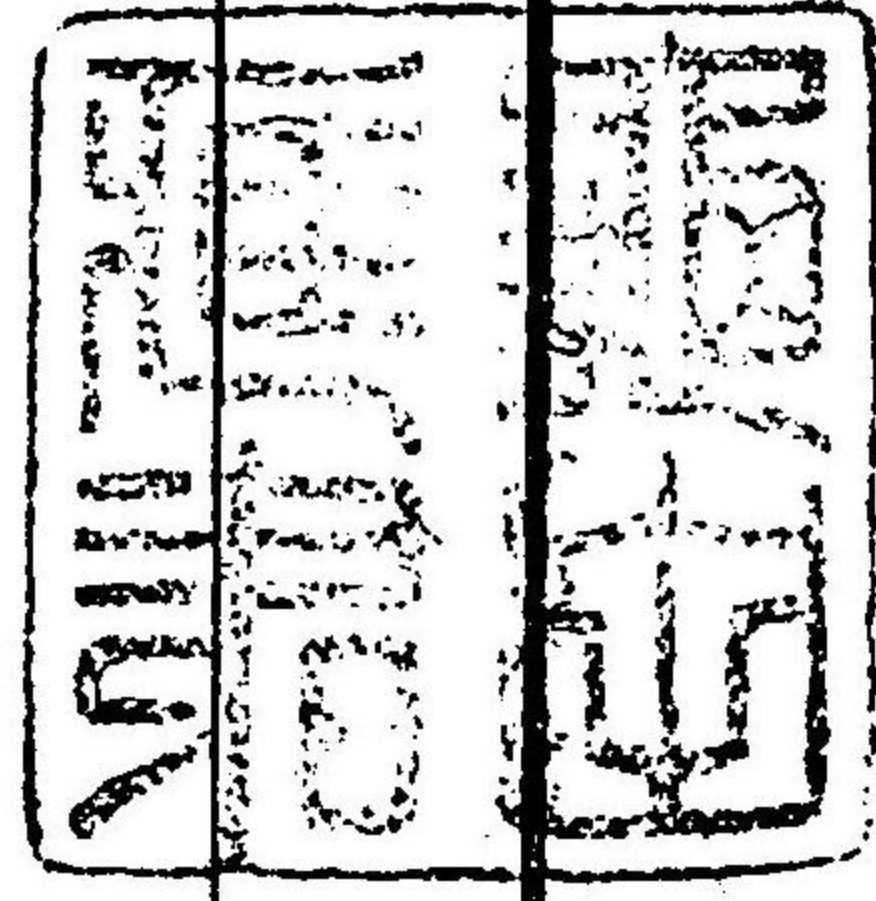
内匠以長直。赤穂の地。以多。以多。以多。
 西國方の要地。内匠以長直。以多。以多。以多。
 由。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以多。
 赤穂拜。以多。内匠以長直。以多。以多。以多。
 當。内匠以の。祖。父。以多。以多。以多。

○上。降。分。殿。十四代。の。先。祖。た。兵。衛。尉

重訂赤穂義人録補正卷上

鳩巢室直清著

尾張 國枝惟熈成卿補正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天使。柳原大納

言。資廉。高野中納言。保春。來聘東都。上皇使。清閑寺

中納言。熈定。與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世稱傳先

是。大家命。内匠頭。淺野長矩。國城在播磨赤穂左京亮。伊達

宗春。國城在伊豫吉田分領館待事。長矩所領。繫天使。宗春所領。繫皇使。上野

介。吉良義央。近江守。大友某等。皆以高家與焉。凡名家子

孫。失國廢久。而華胄赫奕者。朝廷尊其官爵。待以不次。謂之高家。長矩自以無齒不

△小不忍亂大謀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朱註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挈瓶假器左傳昭七年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註挈餅汲者踰小知為久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與諸君同體一心不幸先事而死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事固不可逆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事成矣縱此眾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事況未必然乎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知諸君之志果有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夫挈餅假器之譏諸君毋以為意四月四日夜多川月固至東都初兩人發赤穗良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既西於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屬大垣侯請命於朝淺野本姓安井氏彦右衛門公族也二人並赤穗巨室自去翌日俱請大垣侯言曰赤穗老臣歲從赤穗侯在邸

大石良雄等使臣二人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朝賜

死臣等敢不奉承然兩下相殺國有常刑兩下相殺一人不死

朝廷不論曲直必兩殺之以遏推刃之亂國初以來著為令今吉良君有祿位於

朝如故而大刑獨加寡君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

血寧死不悔臣等一二老臣固知崇朝廷一統之政

而偏遠之臣頑愚之眾惟知盡忠所事而已雖論以

逆順之分然眾心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

朝廷也但欲即城自殺以明人臣之分爾若朝廷更

有處置使亡虜之臣去國而有辭於天下則臣等以

眾而退惟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此事

松平安藤守直大田七郎右衛門
淺井大依守左内田孫右衛門
戸田采女守直

家老 戸田権左衛門
松平安藤守直古田権左衛門
浅井十右衛門
有田市三郎

戸田采女守直
抄以 杉村守左衛門
使番 里又孫左衛門

松平安藤守直
用人 井上忠左衛門
持符以 丹羽保玄侍
石村文左衛門

為及在赤穂
安藤守直家老
浅井守直
内藤信左衛門
浅井守直七郎

上田守水
丹羽保玄侍
末田定左衛門

井亦附書以大垣侯所戒為言。即日兩人馳還赤穂。直清謂多川月岡於是可謂辱使命矣。夫良雄之請命於朝也。將以立大學君存赤穂侯之後也。然義央在朝。大學君無與仇並立之理。朝廷若立大學君。當先除義央。官爵逐之。乃可。良雄雖不敢顯言。然所謂更有處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考之大高忠雄與母之書。可見矣。然朝廷既赦義央。大高一出。不可反。良雄豈不知義央之不可逐。大學之不可立也。然猶僥倖於萬一者。以赤穂一國之命請之。庶幾可得。況赦赤穂侯。逐義央。使朝廷許之。其於罪輕重固未失也。彼二子當直詣監察官。告訴於朝。而曰赤穂軍士三百人皆決死。臣不得命。則不可生還。請先伏。又以示不欺於天下。夫既罪寡君。以明法。又立長廣。以明恩。刑賞兩得。威惠並行。其於朝廷之政。不亦善乎。慶一國之士。傷太平之化。臣等死固不足道。其損於盛世也。亦已多矣。是二者孰得孰失。顧朝廷之策安出。使二子正色直辭。以此陳焉。未必不感動上聽。再煩朝議。事若不可。則死固其所也。今二子不知出此。乃受人頤指。唯唯而退。曾無一言以見輕重。嗚呼。良雄所以

浅井守直
長末平内

屬二子者。為何等事。而阿順曲從如此。蓋二子素無死事之志。故其氣齷齪。為安井藤井所夾持。以至此耳。良雄於是可謂不知人矣。當是之時。赤穂非無材也。有吉田小野寺之練達。有富森神崎之勇幹。其他原間。大高之徒。皆其選也。良雄一無所使。而獨以二子為之。何哉。意二子素有材辨。自好。雖良雄亦眩於虛譽。而用之也。夫緩急不辱命。唯有大節者能之。豈口辨色莊之士所能為哉。自二子歸國之後。衆心動搖。日以離散。情見力屈。大事去矣。亦由良雄誤用二子致此也。嗚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翌日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穂。重以書戒諭。

補同書

赤穂家中。使書。以作下。以書文云。

昨日多川九郎守。月岡治。赤穂。赤穂。紙面之紙。家中。一節。又。赤穂。赤穂。

以地。傳。涉。為。地。不。柴。肉。友。と。存。幸。い。是。迄。右
と。使。り。ゆ。中。合。い。奉。重。公。儀。孫。城。之。滞。り。書。渡。速。に。送
り。内。通。目。来。く。存。念。お。叶。一。為。申。之。旨。程。又。此。旨
不。存。念。右。為。お。返。出。也。

巳四月六日

戸田采女正印判

淺野内通家老申 番隊申用人申 目付申 惣家中

同書

采女正殿より為下知。土御。家老戸田橙より。若
差。是。に。送。り。以。取。控。在。御。門。に。送。り。法。書。文。言。

昨五日。赤穂長家老申。多川九左衛門。月見治右衛門。
為。お。使。書。付。差。越。之。旨。に。御。意。家。中。一。筆。一。筋。

主人と慕ひ。以。法。式。に。依。り。存。念。也。赤。穂。之。城。離。散
し。後。歎。み。お。存。念。旨。世。系。に。法。尚。地。不。柴。肉。故。一。旨。
存。念。た。し。飯。無。余。儀。奉。り。以。地。也。内。通。殿。目。来。り
存。念。奉。重。公。儀。勤。仕。事。に。以。地。也。城。之。滞。り。書。渡。速。
に。送。り。内。通。目。来。り。存。念。お。叶。一。為。申。之。旨。程。又。此。旨
不。存。念。右。為。お。返。出。也。

巳四月六日

氏定印判

戸田橙左衛門殿

自是。諸。不。附。良。雄。者。日。夜。潰。散。不。已。九。郎。兵。衛。亦。乘

報讐錄 固嶋常樹以謂致
沮議者九郎兵衛也斬之
足矣往見之九郎兵衛稱
疾不出常樹直入內門詬
呼使出九郎兵衛大怖乘
婦人輿出城逃去子郡右
衛門率妻擊繼亡會乳母
抱幼女卧恐其覺也不告
而去良雄憫之吟其親家
收育

關田次筆 東備の藩士尾尾某の
妻ハ大野女と云ふ其の女未極の貌
甚く美しうひけり汝又國老立
たり國難の時之時也。不我
あきとていへん。其の罪ハ人
を殺し人の女をばんハ士の名
をばん。そのあれはひきき
家なれば別名を生誰とては
人之多めれば彼も供せせん
と云ふなり。昔ハ再び對面して

ははし婢と云へり。其の
自らハ女と云はれ。罪なき彼
ははしをハ自らも言ひて
一とて緩く果されし。或は
一保せきし。何てか。その
と。其の隣に侍後の人故才助
その名はハハ也

報讐錄 公使將至隣郡牧
守出兵界上以虞變民庶
騷洶後荷擔立良雄率吉
田兼亮原元辰等日坐解
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戒
擾動防逸亡內外諸事一
莫壅滯城中賴寧及公使
至也以口狀書請曰云々
今有大學見在願其赦罪
繼家公使昇坐良雄又以

夜而逃。神崎則休筆記載九郎兵衛好貨致富家有
十三日。先東使未至。自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為眾追
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其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
乘舟至近邑。近邑民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十日。不
知竟所如也。父子所畜器財。託赤穗商家。凡百箱。大
石良雄聞之。令吏就封閉。戒商家無縱人。至翌年
八月九郎兵衛與近藤源八渡部嘉兵衛來赤穗商
家。間人不在。急開箱。取金三百兩去。比隣共起而追
及之。謂曰。汝不出金。杖而殺之。九郎兵衛父子手足
慄。面無人色。乃還金。邑人以九郎兵衛父子。徇市而
後放之。或曰。九郎兵衛後居京師。貨殖。及明年良雄
等死。節九郎兵衛為衆指目。不與接語。或遇諸
塗。欲唾其面。九郎兵衛滅迹而去。不知所終。獨前
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不去。直
按前同盟中。少辛已死節者二十三人。蓋片岡高房
磯貝正久。以報仇東行在盟先。不破正種。間光風。款
良雄。在去國後。寺坂信行以身賤不與
盟。其餘十八人。自東都來。追與盟者也。其餘在邸臣

多為安井藤井所夾持。遂巡顧望。苟免而已。則休筆
井又左衛門。為人可與為善。但以柔弱不能自立。為
安井大野所欺。吁。小子哉。乃祖其有軍功於國。彈正
君當時選國士。分與采女君。以藤井某為第一。今縱
愛其身。獨不念辱其祖耶。彦右衛門為國貴戚。宜共
存亡。一旦緩急。貪生忘義如此。可醜之甚矣。又曰。伊
藤吾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岡林木工助。玉蟲七郎
右衛門。八嶋總左衛門。建部嘉六。近藤政右衛門。多
川九左衛門。藤井彦四郎。教原兵助。田中清兵衛。植
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澤彌一兵衛。大木十八
彌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皆安井大野之黨也。十八
日。淡路守安照。肥後守利康等。二道至赤穗。一道出
捕山。一道出城。西猪池山。先期良雄封府庫。籍田里。吟吏循行境
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廛。並禁喧擾。至是迎拜官使
於城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良苦。因進言

面請。至夜。公使召見曰。子之施為。殊厭人意。所請當為馳報。安意俟之。因饋魚以嘉存焉。四月十九日。輸城解去。

△窮獸家語。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云。

△補黑衣之闕。史記趙世家。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幼。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於兩監察曰。朝廷賜寡君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承安藝。大垣二侯奉旨。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命之聽。然主殺國滅。某等義當死之。况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有何面目。以見諸公乎。但以寡君之弟大學頭在。故姑竊生。以待朝廷之舉耳。嚮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命之間。會諸公至。某等從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肆窮獸之怒。以煩執事。此某等所以尊朝廷之義也。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罪。辱收錄其子弟。使之補黑衣之闕。而得食祿於朝。以襲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載之仁。荷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終人臣之義。乃已。惟諸公憐而察之。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主家立後者。不過盡人臣之分而已。而其以死殉國之志。固有不以此易者。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有恩裁下。然後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也。不敢束手而徒死。亦已明矣。若良雄者。可不謂善辭令哉。兩監察未應。良雄又言曰。赤穗藩屏國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從大阪之役。身服勤勞。立勲當時。台德殿下胙土而寵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祖前內匠頭。父後采女正。皆受先朝恩遇。眾所知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勉勵士臣。傾心本朝。惟恐無以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故得罪而歿。亦可哀也。朝廷如

△覆載之仁。中庸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覆載指天地也。

內匠頭家系。既見于卷首上層。

△方面之任。○方面重寄。馬融傳當四方之一面。

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亦使天下後世。仰朝廷之德無窮。願以此意致之於朝。幸甚。兩監察曰。諾。今且以卿言上聞。良雄拜謝已。以邑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眾曰。吾固知官使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有以驗於他日矣。是日兩監察歸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曰。官使入邑。觀吏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禮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為奉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朝廷聞卿等急効。臣頃不煩一言。必有恩裁下。亦大學君之福也。眾欲徙他邑。

赤城盟傳 二月作十月。為是。

者。某等可以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居。二月。荒木十左衛門。自東都。使人報良雄曰。昔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諸朝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為大學君乞哀於朝者。意者。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穗。至京。買宅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籌策。以為謀主。而同仇之徒。往友東西。相為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宗房。取。則休。鬻。則休。鬻。送往規仇家虛實。及其餘奉約。留居東都者。吉田兼亮。見。後。代良雄領之。逐人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僦舍出價。傳驛往來。皆量其用。

少頃多快復下任所、之、之、
 秋、夫、亦、亦、之、之、
 七月、十日、内、内、中、中、
 抄、人、以、之、考、考、
 赤穂、而、之、之、之、之、
 思、不、不、不、不、
 以、以、以、以、
 安、不、不、不、不、
 之、之、之、之、
 毛、不、不、不、不、
 若、之、之、之、之、
 十月、十日、内、内、
 赤、赤、赤、赤、
 赤、赤、赤、赤、

盟之人以趨之。其在京師赤穂者。先使貝賀友信。大
 高忠雄。並見。往而謝之曰。吾初與諸君有言。今則已
 矣。度今時之勢。有甚難為者。久瀆盟書。無為也。他日
 幸遇機會。則當相報。更與諸君謀耳。因以前盟書還
 之。以試衆心。誠偽。有十數輩。相謂曰。吁。豎子誤我至
 此耶。豈非命乎。見二子。責以大義。辭色甚峻。其餘無
 素自立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官為赤穂侯立後。群
 臣。雖安井藤井之黨。亦以僥倖萬一之福。與盟焉。及
 荒木十左衛門報至。私自依賴。揚揚有自得色。至是
 聞長廣安置之命下。意氣沮喪。慮以全生。漸與良雄

絕問。以示異志。至有遠迹自逃者。神崎則休筆記中。載背盟者姓名云。

奧野將監。川村傳兵衛。進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
 小山源五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糟谷勘左衛門。
 田中權右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長澤六郎右衛門。
 子幾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八太夫。各務八右
 衛門。灰方藤兵衛。陰山總兵衛。榎戸新介。山上安左
 衛門。上嶋彌助。渡部角兵衛。子佐野右衛門。幸田與
 三右衛門。仁平鄉右衛門。高谷儀左衛門。川田八兵
 衛。久下織右衛門。猪子理兵衛。松本新五左衛門。田
 中六郎左衛門。酒寄作右衛門。松半左衛門。高久長
 右衛門。近松貞六。因本治郎左衛門。子喜八郎。田中
 代右衛門。近藤新五。大石孫四郎。川村太郎右衛門。
 田中序右衛門。三輪嘉兵衛。子彌九郎。小山彌六。鹽
 谷武右衛門。山羽理左衛門。嶺善左衛門。井口半藏。
 木村孫右衛門。前野新藏。糟谷五左衛門。高田郡兵
 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傳左衛門。杉浦順左衛門。井
 口忠兵衛。生瀬十左衛門。土田三郎右衛門。平野半
 平。佐佐小左衛門。子三左衛門。大塚藤兵衛。月田次
 右衛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田中

上杉氏別墅中自逃。別墅在麻布邑。未果。先遣內人以婢妾往依上杉氏。或曰義央。豫慮有變。自去。蓋風聞良雄等候已。外託養病。實以避之也。直清謂義央自為避防嚴備。必有外人未易窺者。良雄計不急。義良有以也。豈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歟。世或以無勇材小識之。誰知良雄於是。撰衆中少壯者。分為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常以夜半一更。以察異色人出入。而踰月之間。寂無聞焉。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自稱至自京。詣土佐守淺野長澄。故因幡守長治二世。曰。式部少輔長照。實為赤穗。故因幡守長治。總矣。三從兄弟。長照無子。養京極。彈正大弼。細晟子為嗣。長澄是也。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去年以國城在備後州三次。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去年以

報警錄。初良雄之去赤穗。竊取長矩藏金萬餘兩。自隨。人多汚之。而他日義舉之需。皆取資辦。支費至盡。至是。為簿具註。緘如郵書。使久結束為脚夫。十五日拂曉。持遣長矩夫人許。稱來自京師瑞光院。置之而去。以明無所私也。○瑞光院在京師大德寺。世司淺野氏香火。良雄前為長矩建碑此院。

來赤穗國計事上報。初赤穗侯夫人淺野氏。故因幡之女也。去年赤穗國除。夫人依長澄。瑞泉院。今按近世國俗。婦人夫死。無貴賤。皆去髻為比丘尼。以院名自稱云。友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曰。夫人嫁赤穗侯。有賢行。及赤穗侯報怨之日。將朝。夫人見其辭色有異。心知之。方出夫人送之戶內。曰。幸君終慶於朝。歸來見妾。是日赤穗侯果死不還。弟長廣走邸。以變告夫人。夫人使人逆問仇人為誰。死生如何。長廣曰。不知也。問老有命。使長廣造邸。禁衆人騷擾。是以來。夫人曰。此何謂也。兄死為之弟者。不知仇人存亡。而曰我為閣老。禁騷擾。此何謂也。卒絕長廣不見。令左右收冗雜之具。訖。曰。為我取小刀來。侍女取小刀以進。夫人曰。汝急斷我髻。侍女曰。夫人至土州。君家斷髻未晚也。夫人不聽。乃斷之。及土州。君使人迎之。然後出而就輿。夫人自初聞變。舉措安閑。不殊平日。自就輿之後。哀慟不勝。殆動傍人。至土州。君家閑居一室。久之不出。淺野家人相傳以為美談云。嫁赤穗侯。有資裝金。屬良雄。併之侯家儲金。貸赤穗

△掖庭說文掖旁小門也師古曰掖門在兩旁如人臂掖蓋姬妾所居此假其名以指赤穂侯室家而言耳

△興軍法漢書以興兵擊之劉攽曰興兵猶云軍興惟燕按言依興軍之制以分與金也

△一游客義臣傳山田宗倫也○宗倫號四方菴伊勢人學茶道於宗且後住東都遂成一家

民令少出息以償不獨助掖庭費用民亦願其利以為便及赤穂之難良雄以興軍法悉散侯家儲金分與同盟之眾使之處置家累及支時月間往來供給至是具簿并餘金上之世傳良雄造謁夫人辭訣而去實是月十日事也然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云赤穂舊臣唯大野九郎兵衛諸夫人所賂遺左右因訴大石良雄令赤穂吏閉臣家貲不出願夫人戒諭良雄出以予臣是猶新受夫人之賜也夫人不與之接乃去良雄去赤穂之後未嘗造謁夫人是月十三日壹使人通問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本載良雄造謁事甚詳今悉刪之以從事實十四日義央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當治具乃還反本莊宅義央嘗好茶屢為茶燕之會本莊有一遊客亦同此好常入義央家有燕會必與焉近世士大夫多慕陸

△陸茶之好○唐陸鴻漸宋蔡君謨皆精巧茶事也後世好茶者宗之

信行筆記上所介及茶の湯好少多大なる原書系於の西人の大名扱方へ信今の信行は下りて中五茶の湯をたてられし所通る粗茶よりすべし云々

蔡之好每燕集以啜茶為高致陳器設食升降周旋皆有法呼其師為茶湯者流大高忠雄聞之詐為京師商人從其人學茶燕之法欲因以通義央由是忠雄得聞義央歸家日乃報眾大石信清後亦聞而知之若忠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利欲間入備作本莊有一浪子好茶出入義央家宗利與之相昵久之義央令家人寄書浪子招以啜茶云移宅在近念久不相見欲以其日設茶一會浪子不善書屬宗利為書以報又以家貧無人可遣宗利請為使自往得以覘義央宅中事乃還直清按此必與忠雄所與遊者同人也於是良雄急警同仇士約以十四日夜丑時誅是日詰旦良雄與同仇士十數輩俱詣泉岳寺謁赤穂侯墓相對悲泣不自勝既出使人請寺主僧曰某等欲各屏迹僻遠之

寡君之讐。昨夜攻入其宅殺之。今仇已報矣。其等分當自殺。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其得罪朝廷亦已大矣。其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國家之法。又使某等不倍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地。以候官裁歸死耳。因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進之。久尚曰。衆止此耶。二人曰。諸士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皆不許。其共事者止此。久尚曰。吾今當趨朝以卿等言上聞。乃出。二人因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赴泉岳寺報衆。久尚不聽曰。尚有可問者。今急朝不暇及。卿等待吾朝反。冷家人爲

寺坂談子息在傍。少小由合少。山崎茂。早進。引。此。

報讐錄明年二月四日。命付義固于安藝守。諏訪忠虎。控置諏訪城。罪其不恤父難也。○衆之襲第。義固執長刀。與武林隆重合。被傷而走。隆重追急。從士自傍蔽之。賴免。不復出。第衆往々。閉戶穴。逃匿。翌日。家幹二人。自傷面。以爲辭。更驗視之。不許在傷中。義固所創。一面一背。傷曹而心。府下傳以爲笑。後有司毀義英第。規爲棄地。

設食。二人謂使令人曰。嚮者所携二槍在門外。請使人收之。久尚請朝以二人言聞。會左兵衛佐義周遣

家臣平馬請閣老。丹後守稻葉正通。以前夜事上聞。

大家命少監察阿部式部。杉田五左衛門。往至義央

第。檢覈義央尸。及家人死傷。義央尸。傷左右手足。五

創。或曰。義周與家人謀。義周傷額二創。或曰。亦自傷也。自言

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流入目昏眩。以故不能

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小林平八郎。鳥井理右衛門。

學。須藤與一右衛門。齋藤清右衛門。新谷彌七郎。小塚源次郎。鈴木元右衛門。小笠原長太郎。榊原平右

衛門。鈴木正竹。牧野春齋。森平。傷者二十一人。皆云

大石書簡 重次市只七佛（俗名）並てちやれも。門の扉をかきこして
 汝等因に去と切りも。時をゆるゆ
 下きと今をいひ。いつもの佛も
 同かして。上野分夜首と信とと
 あり。あ人を書かす。ま。
 惟漁按。據此文則稱光興
 者。蓋誤傳也。
 △匕首短劍也。其頭類匕
 故曰匕首。蓋言懷劍。假其
 名耳。

等。姑爲我閉門。無使外人來擾。乃盥漱已。求紙筆。書
 告祭之辭。懷之。衆亦盥漱從之。先使人取水來。洗義
 央首。盛以素盤。置之墓前。（素盤。此云三方。世俗有敬
 事。以此盛物為禮。或曰。良
 雄自本莊來過市。就
 粹人。以金一星易之。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燭。察設之
 素盤外。良雄進至墓前。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衆亦
 如之。（或曰。衆臨墓。良雄謂曰。某等皆事先君。皆有祿
 位。為等級。今同為亡國之臣。某不應獨先諸君。
 某與諸君。所以日夜憂慮。求報先君者。非得仇人一
 事乎。前夜仇人。僵問君手下。是先衆得仇人者。問君
 也。問君當先拜謁。為稱光興。辭不聽。良雄。又進至墓
 於是。光興先謁。而後良雄等從之。
 前。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附。上。鋒刃外向。衆皆圍
 墓跪坐。良雄乃出祭文讀之。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

報讐錄 有人携兩小冊見
 示。詳錄事狀。載以餅店口
 詞。並義士俳歌。祭長矩墓
 文。一時傳以為信。及訂正
 之。悉皆市井好事者。所偽
 作矣。

偽作祭文。載在介石記等
 今附于此

元祿十五年。壬午十一月十日。只
 今。而。名。亦。通。大石内流助と云。
 中。是。怪。寺。飯。者。た。近。於。合。口。十。文。
 記。と。登。し。は。き。漢。の。ま。先。七。君。と
 云。靈。去。年。二。月。十。日。自。も。君。お。佛
 去。良。上。野。分。夜。の。作。来。私。れ。も。細。ハ
 不。亦。存。な。ゆ。れ。も。君。お。生。害。を。上。野
 分。夜。の。作。今。の。公。裁。と。我。れ。た。お。の
 企。も。君。の。心。安。か。ひ。し。て。
 切。ら。い。怒。も。入。ら。ゆ。れ。我。れ。た。も
 君。の。心。安。か。ひ。し。て。不。共。載。さ。し。我
 難。然。止。不。同。踏。地。文。を。和。不。す。ん。

示惠義人錄補正

卷一

七

月十五日。前所謂竊生之臣。大石良雄等。再拜誓首。
 謹告于亡君。故内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年
 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於朝。臣等卑
 賤。固不與知。竊以事情料之。雖臣等。亦知其有深怨
 積怒。非得已也。但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繼
 以室家遷徙。大學君被囚。雖事出官裁。職仇人之由。
 臣等。不忠不材。不能折衝禦侮於前。又不能排難解
 紛於後。使我公身死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
 亦臣等之罪也。今乃倍朝命。謀仇人。雖固知非公敬
 上之意。然臣等。既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視君仇人。而

斐守毛利氏者十人。甲斐守名綱元國城在長門長府之監物水野氏者十人。監物名忠之國城在三河岡崎十人中寺坂信行不在閣老令少監察水野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十人往就泉岳寺以淺野家衆授四家使者兩監察與其屬吏謀曰上杉氏聞淺野家衆在泉岳寺必以衆來攻吾輩奉命為使即當以朝旨遇之遇之不聽則當與淺野家衆共死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無辱朝命庶得以免後人之譏因相與議處變之道會閣老諭止兩監察無往遣三吏。石川彌一右衛門市野新八郎松永小八郎召淺野家衆詣仙石氏受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不許

赤穂實録

改巾ハ火事の時若
りぬくによと幸きて侍下
の降多てんを去閑に捨
たせりしを
取上り接ぎぬ。如
きぬハツもわく。

△豹死云々五代史梁王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
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
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成童禮內則成童舞象

學射御注成童十五以上
此曰成童者猶言十五歲
也

乘馬持兵闌入其間良雄等咸以戌時至皆韋服執

槍如前夜赴吉良氏者入門門者每一人問名內之

衆免帽上堂。世俗以冠中為禮皆椎結薰香於髮其氣接入

直清謂衆方被召慮刑死傳首人手故椎結以香

薰髮以防穢氣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事亦偉矣吏

迎收佩刀如法又一人以分配四家簿引衆就坐兩

監察執紙筆對衆問其子弟親戚錄之頃之久尚出

見良雄等宣命衆皆敬諾因復問前夜事狀良雄兼

亮二人應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語唯謹水野小左

衛門問衆孰為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童
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類土人豈其生長於邑耶良

重勝聞書内匠匠務の家来十七人、口付し、伯耆守様、是れ百人余の衆、十七挺、利心が、人殺七百五十、命と承りし事。

伯耆守様内匠匠と、伯耆守様、十七人、細川裁中、西條、老人も有、怪我人も有、文指、流し、入る、事。

雄對曰。今年始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聲與年相若。然甚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從而歎之。小左衛門曰。故内匠君。得人之多。亦足以爲朝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坐中人又皆然之。於是而監察令四家使者。逐次受人衆如數。良雄屬細川氏使者先往。乃招良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往時所與汝言者。汝毋忘。直清謂所言。蓋良金臨死。告隱岐君者也。見後。良金曰。某雖不肖。敢不敬承。大人幸無以爲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衆更衣。凡命置囚他家者。其家既就輿。輿皆不鎖。凡囚輿。或綱。或鎖。或曰。細川氏獨啓輿之。兩扉。令卒二人執其人。佩刀。在輿左右。從行。此皆以義士優之。不

婦内侍のつとめ者。此内匠の事。何れも用も。家来の戸窓杯。思ふ。此の事。大守様。早。各今。侍。かこ。持。此。此。此。

此也使者將士卒。監護至。皆寘之別邸之舍。供張甚盛。其夜。越中君就見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乎。又

曰。除卿等外。赤穂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

祿。莫不與臣等同心。然臣等相議。今以衆動。恐重得

罪朝廷。故特與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問安井藤井。

曰。此二人。自寡君幼時。躬自抱持。以及今日。一日聞

寡君之死。日夜哀戚。以致精神衰怯。不勝事亦可哀。

問大野九郎兵衛。曰。亦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自傷

哀戚。殆如喪心之人。隱岐君亦就見衆勞之。問良金

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臣有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

△結草左傳晉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及敗秦師。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重勝聞書。上使之承內仇。後。曾。付。葉。木。十。乃。後。通。以。其。口。跡。分。以。方。の。山。側。之。木。陰。下。次。才。の。く。死。出。半。の。掛。老。後。唐。氏。裁。の。形。上。意。く。以。法。中。内。通。以。後。勅。使。地。氣。の。用。自。作。自。事。の。時。衣。袖。中。に。不。怪。く。仕。方。分。の。は。在。る。身。言。上。其。分。後。を。指。指。は。在。る。人。の。仇。と。報。し。十。五。内。匠。匠。家。某。四。人。の。徒。遣。遣。上。押。入。氣。押。込。死。及。具。其。分。を。上。我。分。と。討。死。の。始。末。を。備。へ。不。と。く。

厚。實出非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侍臣。幸得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等區區志願在此。言未既。越中君命執注子來。乃先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和俗死生二別皆合爵共飲。遍錫爵已。十七人者皆拜且退。隱岐君亦與眾訣。因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可遺言者。其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趨達之。趨讀曰促良金曰。臣父良雄。戒臣縱有恩命。萬一赦臣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以明殉國。汝若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石氏。亦以此為言。今賜死於臣父子。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

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生理。故與之永訣而去。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臣死不敢忘。隱岐君。聞良金言泣下。左右為之竦動。四家皆令眾沐浴。賜新衣服。之以煖。細川氏所賜皆薰香及午時。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及少監察。長田喜左衛門。歷四侯邸。以朝命。屬四侯曰。故内匠頭長矩。當錫宴天使日。又吉良義央於朝。其罪在法不赦。義央以無罪。奉職如故。生殺皆出上旨。而長矩家臣。號稱主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賜自盡。四侯宣命於眾。皆誓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今朝廷處之極刑。以懲天下後

音釋

喋血 一本作喋音
唇履之踏

強梗 音彊庚上
直之與鯁同

樂陶 音陶樂
終日

鬪狼 痕上聲
庚

免音曰幸又吉而
免山可慶幸

蕞爾 音蕞
小兒

倉皇 音蒼黃猶倉
卒恩還兒

逡巡 音遑旬
却退兒

喧擾 音喧譁之聲
鏡上聲煩之亂

浩然 豪上聲盛大
流行之兒

豎子 如上聲童僕未冠者之稱
又擯斥之語此斥大石氏也

介處 音戒問廁
猶言雜居

棍 禪去聲
一棒

門樓 音門限
門水

食頃 傾上聲俄頃
言暫時

拾鬪 音鬪止之
又阻隔不行

彷彿 音旁弗若似之
又見不審

罇 音纒戈戟柄底銳者
俗所言石突者

縞 高上聲縞
之精白者

拈躍 音便拈手
音葉跳之言喜悅之甚

罍 音雷酒樽容一斛
假其名以言巨樽

絡繹 音落亦往來
不絕曰

撿覈 音檢搜之校
音勅考之使實

竄逐 音嬰驅逐
禁錮之

覬覦 音記于希幸
又欲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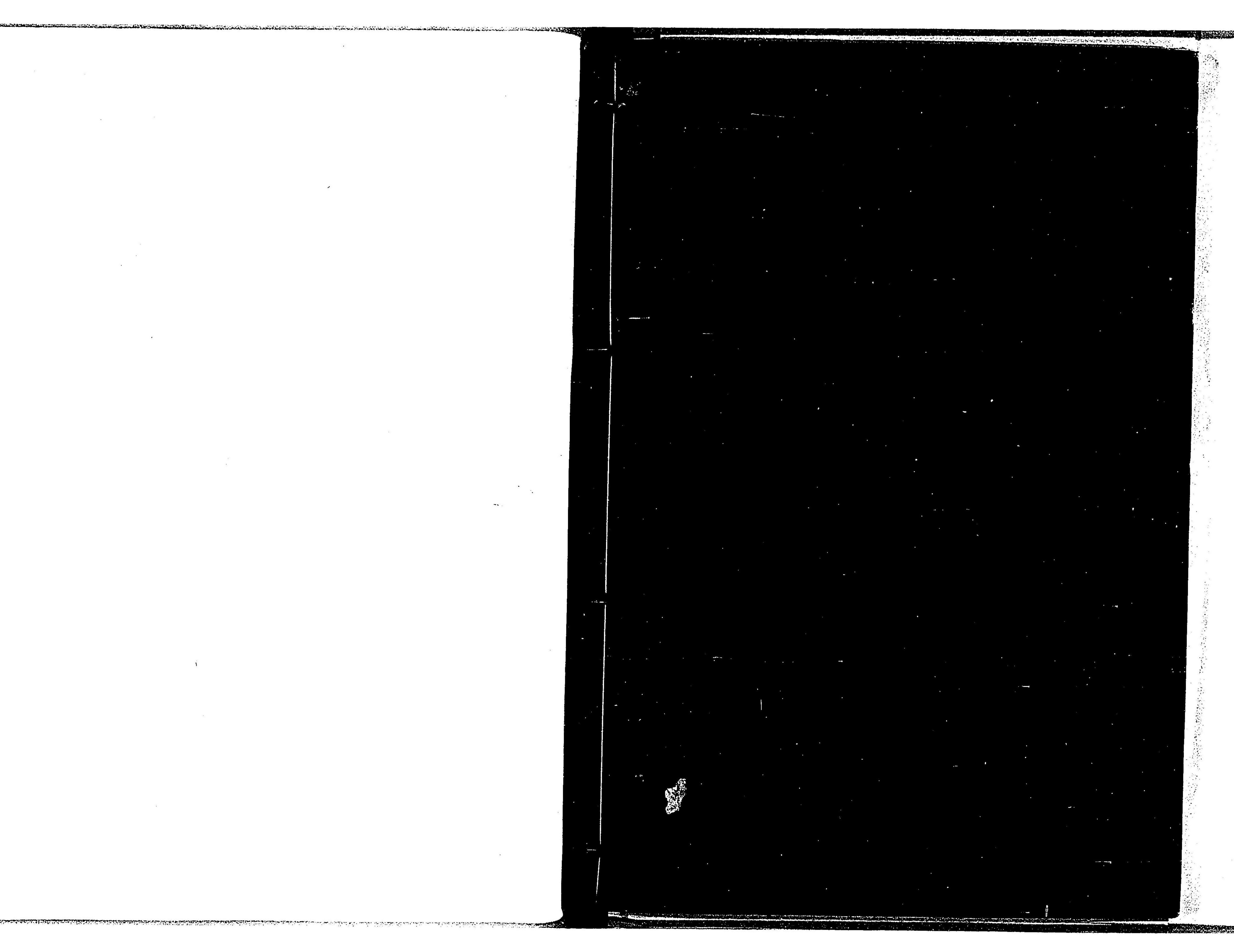
狼狽 音郎董進
退不得

逋逃 音鋪陶欠負
官物亡匿者

講張 音舟
誑

賻送 音附以貨
財助喪事

歎歎 音虛希悲泣
咽而抽息



001725-001-0

210.54-M985aK

赤穂義人録補正

国枝 惟熙/補

M5

ACB-4455

